

新詩組

冠軍

周漢輝

## 個人簡介

周漢輝，筆名波希米亞，在香港，信耶穌，卻不擅於浪蕩，充其量是從童年的觀塘翠屏邨、青春期的上水彩園邨到現在的屯門仁政街。別人大學畢業後工作漸有起色的年紀，才進公開大學追一個學位。暫於教育界工作，愈來愈懷疑教育的功能，但認為這是我們唯一可做的事。唯有閒來寫詩，曾獲秋螢新人詩獎冠軍、青年文學獎新詩組冠軍、中文文學創作獎新詩組亞軍、香港本土文學大笪地網站詩獎冠軍。



## 回水澗石

君問窮通理，  
漁歌入浦深。

——王維

有光，在雲間  
好像還聽見家犬的晨吠  
但不見有後山

山與山  
在樓群後不曾動過  
77K公車駛過上水鐵路站、  
哥爾夫球場、蓮塘尾、蕉徑、  
橋頭、打石湖、水澗石，  
穿工衣的人下車，像你一樣年輕

你家在挖泥機工場的  
另一邊  
林深  
處

家門前的樹也像浮雲  
有時垂下父親的身影  
有時只有氣根  
像你揹著書包返家  
黑箱車早已開走——  
工場還是荒廢的菜園  
母親還年輕，像你一樣  
活得不明不白

你不懂花  
記得到屋後澆水  
室內就有初夏的花香——

母親也想過當園丁  
從飯膳工場到村校  
搬動飯箱上落，看孩子吃或不吃  
看校園內的花草動了又靜  
又想想丈夫種花養家的樣子  
日光如常漫步，收拾的工夫  
總及傷感前完成

家具送不出去  
你照舊躺在誰送的舊沙發  
想看日本色情影像  
想起昨夜太漫長

在公屋新居看了，看了  
也沒法子勃起，像牆上父親的微笑

興奮過後，花香也淡散了  
電視說早晨說鄰村拒絕收地賠償  
及住屋安置，護村抗爭起來  
雄風又躍躍回來

準備繩索、摺梯和紙張  
就寫一生的事  
就寫不了一生的事  
你才諒解父親的  
不語

氣根在頭上交錯擦響  
蔭下光影像過往的晝夜  
閃過眼前

「有光，在雲間  
好像還聽見家犬的晨吠  
但不見有後山」

夕照下家犬吃幾口稀飯  
回到你的鼾聲旁，打盹  
在家門前  
讀了兒子的字句，母親  
搖著蒲扇，等著告訴你  
不過是狗老了認不了路  
不過是狗老了認不了路

### 作家評語

**北 島：**這首詩直接、樸實而神秘。在生活的艱難、母親的掙扎和父與子的情結深處，充滿某種動人的詩意（與目前普遍流行的小資情調無關）。作者除了有一顆真誠而敏感的心，還有獨特的視角以及對語言的控制力。至於不是之處，主要是在斷句、分段等方面不夠研究，勢必影響整首詩的節奏、音調和氣韻，由表及裡，最終傷及內在的表現力。

**鄭愁予：**這首詩的長度比起通常的抒情詩仍然算是長的，因為主題明顯，便覺得尚有餘韻。前三行「有光、在雲間……」便覺得句法活潑，第二節立即進入場景，香港令人親近的一面。從「光」到「家門前的樹也像白雲」，我們懂了第一行的意象，那光，是「垂下父親的身影」，平實，帶著清醒的感情，用這樣的語言帶出「母親還年輕/像你一樣/活得不明不白」，忽然使讀者覺得無比的張力，「又想想丈夫種花養家的樣子」而父親的微笑已掛在牆上，終於諒解父親的不語。犬在晨吠嗎？然而夕照下家犬吃著飯，父親的鼾聲也來到回憶中，讀了兒子的詩嗎？時間過得快，父親去世已不少時光了，狗也老了，「不過是狗老了認不了路」，這是一隻帶路狗呢。這是一首少見的佳作，語言簡樸、場景動情、人物逼真得坐在你身旁搖著蒲扇，時光如浮雲，從晨到昏，回憶是最倫理的愛，牆上的父親是不語的。我選這首詩第一名。

## 獲獎感言

感謝主，秘密，開啟了詩，說的卻又是秘密。

深信自己是某一典型的香港仔。屋村長大，成績一般，間中用功，玩樂與無所事事的時間居多。直升大學不用想（所以我由衷感激有容乃大的香港公開大學），讀個副學士或甚麼文憑證書，混夠日子就去打工，月入不過五六七八千……諸如此類的浪擲光陰。但歲月無間，你我還不是逝水如斯？如何為虛渡，如何為實過？只道人不過一死。其餘的，是秘密。

77K巴士經過由粉嶺到錦田再到元朗的不少山野鄉村，老早就想寫了，但如何寫卻是擱在一旁，候其蘊釀的秘密。現實生活如常淌流，流到了文學比賽的關口，當時正讀著袁哲生與黃國峻，兩個本來是台灣五年級作家中極有前景的年輕人，既是好友，又先後以同一方式選擇離開，也許理由有很多，真正的，相信是秘密。

開山劈石，灌以混凝土、鋼筋，我們從自然的傷口上築起了城市，而城市再廣大繁密，又不過在自然的包孕中。由是愈來愈相信，生死枯榮，大道小理，都鎖在樹影、鳥鳴、溪流、雲色當中，對我們來說這端的是秘密，而我書寫，顯然甚麼也沒說亦不願說。詩成以後，才想起才笑自己，王維早有詩云：君問窮通理，漁歌入浦深。

感謝父親母親弟弟，感謝自某天起一直沒有離開我身邊的小明子，感謝教我寫詩的關夢南先生、葉輝先生及二零一零年六月中停刊的《秋螢》詩刊。是為記。是為秘密以外唯一而必須公開的事實。